

還鄉集

上海尚志書屋發行

提 搶 紙

上海新華書局印行

還鄉集

我們恨所有一半的歡樂，
恨一切柔軟的聲響，
什麼責任我們都不知道，
那我們為什麼要假作？
人們悲嘆地垂顧着，
可是那勇敢的却向光明
揚起了他清潔的睫毛。

英默爾曼

(Wir) hassen jede halbe Lust,
Hassen alles sanft Klimpern,
Sind uns keiner Schuld bewusst,
Warum sollten wir denn zimpern ?
Seufzend niederblickt der Wight,
Doch der Brave hebt zum Licht,
Seine reinen Wimpern .

Immermann

引言

在這篇引言裏，譯者並不想參考了許多書籍，將這位德意志詩人哈音利希海納（Heinrich Heine 1797-1856）底平生事蹟詳細地介紹給讀者；假使讀者有這種要求，那麼譯者儘可以介紹他去看莽原第三期上所載的評傳。

本書所包含的九十首短歌，總題還鄉 Die Heimkehr 是著名的歌底書 Buch der Lieder 裏的一小集成於 1823-1824。

此外，譯者只想稍稍說幾句自己底話。

讀海納底詩，起初往往不會感到好處：

【I】

我們底詩人只把他心裏要說的話，不加粉飾地唱了出來；你聽了或許會嫌他底歌太樸質。但正是這樣質會將你吸引過去；等到你愛上了牠之後，再翻出你從前所受的富麗堂皇的詩人，如 Keats 或 Gautier 之流，底集子來讀，便會深厭他們底虛偽和做作。

海納生平最怕別人說他底詩不好，譯者也最怕讀者，在看了這譯文之後，說海納底詩不好。因此，爲要對得住作者，譯者在字句底推敲上會費去了好多的時間和精力，經過了幾番的改削，希望得到原文一些兒神似；但是，正因爲這原故，字義上的移走也就很大了。這一種譯法，譯者不能斷定是否成功；或許爲了追求完美的努力而得

到相反的結果，也是未可知的。不過這是一種嘗試；假使讀者在譯本上看不出海納底一些兒好處來，那麼請他將這過失完全加在譯者身上。

最後，譯者還得聲明，這一種翻譯法，是受了Todhunter 氏底英譯本底暗示而決定的；同時，在詩意底解釋上，還受了英譯本底許多幫助。

譯者記一九二八，六，一。

還鄉集

—

曾有個溫存的幻象
向我灰暗的生涯照耀；
今兒那幻像已銷亡，
只有深宵在我周遭。

孩子們要是在灰暗裏，
心上是重重幽怨，
便會高唱首歌兒，
藉此把愁思驅散。

我是個頑狂的孩子，

還鄉集

今兒在灰暗裏呻吟；
雖只是陰沉的曲子，
却能聊解我憂心。

二

不知有甚麼意思，
我今又怎地傷心；
一個傳聞的故事，
已將我愁懷占領。

空氣是陰寒又幽晦，
萊茵在安穩地飄流；
那兒落日底殘輝
正浮動在山頭。

有一位美女如花
奇怪地坐在山上，
正梳着絲絲金髮，
全身是金飾輝煌。

她用的是金梳，
還哼着小曲一支，
多麼熱烈又溫和
是她奇怪的歌詞！

那舟人在波艇裏
感動得心上起深愁，
也不見巉岩在水底，

只抬頭向高處凝眸。

我想可怕的水波
要沒了舟人和艇子，
洛雷來(註)底清歌
幹下的工程如此。

註 洛雷來Die Lorelei是德國神話裏的一種妖女，常在萊茵河右岸的洛雷來巖附近。

三

我底心，我底心在悲傷，
菩提樹高聳在古城頭，

還鄉集

五月天却在欣然照耀，
我站着，向樹身依靠。

那兒是灰暗的城河
在下面流過輕輕；
有個孩兒獨自在船裏
悠然在垂釣又低吟。

那別墅，花園和人物，
那牛羊，林木與郊原，
和藹地在那邊顯現，
模糊地一片斑爛。

有來浣布的姑娘

還　鄉　集

在綠草上輕盈地跳躍；
磨輪在灑着珍珠，
我還聽得歌聲依約。

有一座巡兵底營舍
傍着那塔樓幽古；
有一個紅衣的少年
在那兒一人閒步。

夕陽裏閃着肩鎗，
他正在那兒演習，
停着，又掮起鎗來——
我願他快向我射擊。

四

我在林間徘徊又流淚，
畫眉見安坐在枝頭；
「你爲何怎地傷悲」？——
她跳着，又向我啁啾，

去問燕兒姊妹，啊小孩，
她們會對你言明；
她們在我愛人底窗外
玲瓏的窯裏居停。

五

夜是陰冷又風寒，
天上又不見星影；

還鄉集

我只沉沉地閒步，

聽那林木的聲音。

從那獵人底孤舍

遙閃着一縷燈光；

望着啊，又這般煩惱，

燈光不會誘我到那方。

在那邊的皮椅上，

有個盲目的老婆婆，

石像般地安坐着，

嘴裏也不說甚麼。

獵人底紅髮的孩兒

還鄉集

在來去地聲聲吵鬧，
向牆邊丟了肩鎗，
發着怒聲與譏笑。

美麗的紡紗女子，
淚水兒濕了輕紗；
爲了父親底煩惱，
禁不住流淚如麻。

六

我偶爾在旅途上
碰到了我愛人底家屬，
她底雙親和妹子，
都快樂地向我照呼。

他們笑問我近來好，
又直接地向我開言：
說我臉色有點灰白，
此外却一些也不會改變。

我問起她家底姊妹，
嚕嚕地問起許多人，
還問起從前的小狗，
和牠輕軟的吠聲。

又順便地問起了
我那嫁了的情人；
他們溫和地回答我，